NOVARA
CONSULTING GROUP

This document wa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machine and may contain mistakes. The English original is at https://www.novaracg.com/2026/07/07/the-credibility-trap-when-early-stage-deaf-and-disabled-governance-work-is-rejected-before-it-can-mature/.

信誉陷阱：当早期的Deaf群体与残障治理工作在尚未成熟之前就被否定

Heather Grizzle · July 7, 2026

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治理工作往往在尚未成熟之前就遭到拒绝。信誉陷阱,以及尽职调查与把关行为的区别。

目录

1. 早期工作在变得制度化可辨识之前，往往是杂乱的
2. 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工作的更窄容错空间
3. 尽职调查不是设置门槛排斥他人
4. 这对手语人工智能治理为何重要
5. 独立评估框架存在的理由
6. 可信的早期工作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
7. 在否定新兴工作之前，机构应当提出的问题
8. 前方的工作

新兴技术被允许公开构建。新兴的问责框架也必须被允许如此行事。这两种许可之间的不对等并非偶然，也并非中立。

每一个新机构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其实质内容的发展先于其外在呈现。分析先于信笺抬头而存在。这本不足为奇，在大多数领域也都会被谅解。但对于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治理工作而言，早期不完善的阶段却被区别对待：它不被视为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被当作一种定论。其结果便是一种信誉陷阱——一种循环标准，在这种标准下，残障人士主导的工作在“站稳脚跟”之前不被信任，而它又永远无法站稳脚跟，因为每一项早期努力都因“尚未看起来完全成熟”而被否定。本文指出这一陷阱，将其与尽职调查的合

理要求区分开来，并主张：手语人工智能治理这一新兴领域不能承受将二者混淆的代价。

早期工作在变得制度化可辨识之前，往往是杂乱的

早期工作在获得制度层面的可辨识性之前，往往是杂乱的。网站会被修订。框架名称会更改。公开披露会不断完善。领导层介绍页面会被更正。联系邮箱会被整合。这些在咨询机构、研究计划、倡导项目或治理框架的早期生命周期中都不罕见。事实上，这正是机构形成过程中正常的纹理。如今在无障碍政策、标准制定和技术治理领域被视为权威的组织，都曾经历过某个版本的自己——若以其成熟形态所承受的审视标准来衡量，那个早期版本根本经不起推敲。

在那个阶段，重要的不是这项工作是否已经看起来完成了。重要的是它是否正在被真诚地澄清、修正和加强：错误是否被承认而非被辩护，范围是否被诚实地说明，公开记录是否随时间而改善。轨迹，而非光鲜，才是有意义的早期信号。一个能迅速修正材料、并公开说明哪些部分仍在开发中的组织，其行为是可信的，即便其基础设施仍明显处于建设之中。

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工作的更窄容错空间

然而，对于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工作而言，早期不完善所能获得的容错空间往往要小得多。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组织，可能不是根据其分析的质量、其所提问题的必要性，或它试图应对的公共风险来评判，而是根据它是否已经看起来像一个资源充足的成熟机构来评判。一个过时的网站引用、一份缺失的简介、一个通用的电子邮箱地址，或不够完美的公开形象，都可能迅速成为否定其工作的理由。这项工作没有被按其实质内容来评估。它被拒绝，仅仅因为它尚未获得那种通常需要资源、渠道、人员和制度信任才能打造出的光鲜外表。

陷阱正是在这里闭合。聋人和残障人士经常被告知要建立自己的系统、提供自己的证据、记录自己所遭受的伤害、创建自己的治理工具。这一指示往往是出于善意发出的，而且常常正是由那些自己一直未曾建立这些工具的机构发出的。但当这些系统以一切新系统都会经历的早期形态起步时，它们恰恰因为处于早期阶段

> 我们在站稳脚跟之前不被信任，而我们又无法站稳脚跟，因为每一项早期努力都因“尚未看起

而被视为可疑。这种循环因此彻底闭合：我们在站稳脚跟之前不被信任，而我们又无法站稳脚跟，因为每一项早期努力都因“尚未看起来已经站稳脚跟”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光鲜外表的分布并不均衡。它是资金、人员配备、专业人脉和既有制度渠道的下游产物——换言之，正是造成独立的残障人士主导工作之所以必要的那些排斥的下游产物。

来已经站稳脚跟”而被拒绝。

尽职调查不是设置门槛排斥他人

以上这些都不是反对尽职调查的论点。尽职调查很重要，而且当工作涉及无障碍、采购、公众信任和残障社群时，它更加重要，而非不那么重要。面向公众的组织应当清楚说明自己是谁、做什么、由谁领导、存在哪些利益冲突，以及其框架是如何制定的。这一标准对Novara Consulting Group的适用程度，不亚于对任何供应商、非营利组织、公共机构或研究计划的适用程度。在这一领域，透明度不是可有可无的，任何组织都不应以“出于善意”或“属于该社群成员”为由而获得豁免。

但尽职调查与设置门槛排斥他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既体现在程序上，也体现在态度上。尽职调查要求澄清。设置门槛则把需要澄清这件事本身当作不合法的证据。尽职调查区分可纠正的呈现问题与实质性缺陷。设置门槛则把二者混为一谈。尽职调查审视的是工作本身。设置门槛止步于网站表面。前一种姿态能在评估的双方都催生出更好的机构。后一种姿态除了造就一个更加沉寂的领域之外一无所成——在这样的领域里，唯一能经受住审视而幸存下来的声音，是那些一开始就已经获得资助的声音。

这对手语人工智能治理为何重要

这一区别并非抽象空谈。它在手语人工智能治理这一新兴领域中尤为关键，因为公共机构、学校、大学、医疗系统和残障组织如今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评估那些宣称具备无障碍性、包容性、自动化能力和语言可及性的产品。其中许多宣称具有高度的重要影响。它们可能左右采购决策、口译员劳动、盲聋人士的可及性、紧急通信、教育可及性以及民权合规事宜。部署在医院接诊流程或公立学校课堂中的手语人工智能系统，并非什么新奇玩意儿；它是一项具有法律和人道后果的可及性决策。

然而，用于评估这些宣称的公共工具仍然发展不足。采购官员被要求在没有语言学工具的情况下评估语言有效性，在没有独立验证标准的情况下权衡供应商的准确性声明，并在没有任何框架说明“对聋人社群负责”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去判断社群问责。评

估性基础设施未能跟上商业性基础设施的步伐，而二者之间的差距，正是治理失灵发生的地方。

独立评估框架存在的理由

那个差距，正是独立治理工作变得必要的空间。供应商主导的叙事不能成为了解供应商产品真相的唯一来源。会议曝光度不能被当作社群问责的证明。技术演示不能替代采购审查，光鲜的产品页面也不能替代独立评估。如果公共机构要采购或认可手语人工智能系统，它们需要能够提出更严苛问题的框架：关于语言有效性、部署情境、人类监督、残障治理，以及真实世界中的可及性结果，而非受控条件下的基准测试表现。

这类独立框架几乎必然会从现有机构之外起步。这正是“独立”一词的含义所在。它们将以微小、不完善、陌生的样貌起步，因为那些拥有资源、本可以把它们打造得光鲜亮丽的机构，迄今为止都根本没有去建立它们。处于早期阶段的、由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框架应当接受严格审视。它们同样也应当被允许走向成熟。这两种主张并不矛盾。严肃的工作会通过质疑、修订、披露和公众问责而不断改进。它不会因为在实质内容尚未被审视之前就遭到否定而得到改进。

标准至少应当保持一致。如果一家手语人工智能供应商可以不断迭代、更换品牌、修改宣称、变更合作关系、更新产品措辞，却依然被视为具有创新性，那么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治理工作就不应因为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而被取消资格。如果新兴科技公司被允许公开构建，新兴问责框架也必须被允许公开构建。

可信的早期工作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

这种负担并非只落在评估者一方。早期治理工作自身也负有义务，履行这些义务正是信誉得以赢得而非凭空宣称的方式。可信并不应当意味着已经获得制度上的认可。可信应当意味着足够透明以供审视、足够严肃以供质疑、足够负责以供纠正。

对于处于早期阶段的组织而言，这一标准具有具体的内容。它意味着要明确说明哪些部分仍在开发之中，而不是把愿景当作已经取得的成就来呈现。它意味着一旦发现错误就要迅速更正公开材料。它意味着要清楚地披露隶属关系、利益冲突和独立性，以便读者能够依据完整信息来权衡这项工作。它意味着要把一个框架目前能够证明的内容，与它最终希望证明的内容区分开来。它还意味着要让这项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易于核实：公开方法、记录修订，并留下一份能够经受审视而非回避审视的公开记录。做到这

些的早期阶段组织，并非在请求宽容。它是在要求以与任何其他机构同等的条件接受评估。

在否定新兴工作之前，机构应当提出的问题

对于评估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工作的机构而言，信誉同样要求一种比“扫一眼公开形象”更高水准的参与方式。要询问这项工作由谁领导。要询问这个框架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要询问它使用了哪些证据，以及它目前尚未宣称能够证明什么。要询问利益冲突是如何管理的。要询问哪些社群得到了代表，哪些社群仍未被纳入其中。这些都是正当的问题，严肃的早期工作会乐于接受它们。

> **真正相关的问题**
>
> 真正相关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组织是否已经看起来像评估者所熟悉的那些机构。真正相关的问题是：它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它提出的问题是否必要，它的行为是否负责任。

但请不要把早期基础设施上的欠缺，与思想上的空洞混为一谈。请不要把尚在发展中的公开形象，与缺乏专业能力混为一谈。请不要把陌生的权威性，与不合法性混为一谈。真正相关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组织是否已经看起来像评估者所熟悉的那些机构。真正相关的问题是：它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它提出的问题是否必要，它的行为是否负责任。一种无法区分这两个问题的评估，根本算不上尽职调查。它只是在按特权的模式做匹配。

归根结底，更深层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偶发性的。这种模式是：聋人和残障人士被要求去创造治理、证据和问责，然后却因为我们的工作看起来还不像是由那些一直将我们排斥在外的机构所制作的，而受到惩罚。

前方的工作

Novara Consulting Group正在持续开发SLAT指数，即Sign Language Access Trust Index（手语可及性信托指数），作为一个面向手语人工智能可及性、治理和采购就绪度的独立评估框架。这项工作将需要更清晰的公开材料、更有力的披露表述，以及对范

围更精确的说明。这些改进已经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之所以在此点明，是因为点明它们本身就是本文所倡导的标准的一部分。

但更大的原则超越Novara本身而成立。处于早期阶段的、由聋人和残障人士主导的治理工作值得接受严格审视。它同样也应当获得一个公平的机会，去走向成熟、走向公开、走向对制度真正有用。仅仅因为一项工作尚未获得制度层面的光鲜外表就将其否定，保护的是现状。它保护不了聋人和残障社群。如果无障碍治理要具有公信力，它就不能只在权力已经赐予认可之后，才承认其权威性。

TIPS

Know something about a sign language AI system t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 Send it to tips@novaracg.com. Every tip is read by me and kept confidential. If you work in the UK, writing to us is not by itself a protected disclosure under the 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1998, so before you share employer information, check your options with Protect (protect-advice.org.uk), the free whistleblowing advice line.

SUPPORT NCG

NCG does this work without vendor money, so our findings stay ours. If it has been useful to you, you can support NCG's independent work here. NCG is a for-profit company, not a charity. Contributions are not tax-deductible and buy no service or influence.

引用方式

Grizzle, H. M. (2026, July 7). 信誉陷阱：当早期的Deaf群体与残障治理工作在尚未成熟之前就被否定. Novara Consulting Group. https://www.novaracg.com/zh/2026/07/07/the-credibility-trap-when-early-stage-deaf-and-disabled-governance-work-is-rejected-before-it-can-mature/